



梅香

● 依兰

收到春天来信时
我正匆匆赶往梅园

抖落的霜粒
半是去年未化的雪
半是昨夜的月光

蜷缩的花苞
在暖阳里张开翅膀
暗香开始测量
山坡倾斜的角度

所有纸上的梅花集体绽放
用孤独拥抱寂寞
用紫红接住宫粉
花粉凝成的降落伞
在天地间游荡

山谷试着练习返青
最艳的枝头认领了
早春的呢喃

那缕沉泥里的残香
听到了根的
渴望

徒步温岭海岸：

牛栏嘎岭至麒麟冈头纪行

莫爱蓉/文

江西武功山被《国家地理》评为中国十大“非著名”山峰之一，以连绵万亩的高山草甸闻名。春夏时节，满山绿意盎然，被誉为“天上草原”。石塘牛栏嘎岭人迹罕至，四季野草青青，满目翠绿，被驴友们称为“小武功山”。

牛栏嘎岭也叫牛栏门。昔时，石塘三面环海，牛栏嘎岭如一道门，将石塘、箬山阻隔于大海一隅。翻越牛栏嘎岭至上马，曾是出箬山的唯一途径。我虽未走过这条路，却常听长辈提起，说牛栏嘎岭有神婆、山泉和狗头虎……

工作后第二年，学校组织学生到牛栏嘎岭野炊，那是我第一次去。我们从学校出发至石仓岙，在仓岙马路边水井旁上山。沿着石砌台阶蜿蜒而上，至山腰，便见一片平整草地。抬眼望去，山坡上除了草还是草，灌木稀少，乔木几乎不见。学生们随意找一块青草地，垒石生火，开始野炊。在牛栏嘎岭，我没遇见神婆，也没见到山泉和狗头虎，却见到几条二三十厘米长的红色蜈蚣。

今年“五一”前夕，我随几位驴友再次来到牛栏嘎岭。我们从大黄泥甘泉井上山，沿石级走向牛栏嘎岭。一路上，不少石屋零散缀落在葱郁山林间，各类苔藓苍绿诱人，艾草散发着浓郁芬芳，令人神清气爽，步履轻快。不到十分钟，我们便抵达了牛栏嘎岭。牛栏嘎岭海拔不高，山势绵长，山脊平坦开阔。沿着山脊行走，如同闲庭信步。

站在山脊上，放眼望去，与三十年前无多大差别。绿色从山脚蔓延至山腰、山坡、山顶。两侧山坡芳草如茵，尖崖顶（金阿顶）北坡苍翠欲滴。牛栏嘎岭仿佛是圣母娘娘不慎遗落的绿帕子，说它是武功山也毫不夸张。粉红、淡紫的杜鹃在绿意中盛开，牛栏嘎岭宛如巴黎时装周上裹着中国传统红绿印花长裙、婀娜妖娆的模特，婷婷婷婷地向你走来。

回首西北望，可见松门一带一马平川，白峰山几乎横贯苍梧东西。俯视下方，大黄泥水库如碧玉镶嵌在山腰。举目西眺，是箬山渔港，港内泊满大小船只，杨柳岛、落星岛、防风大堤、七彩小箬清晰可见。远处，大海苍茫，水天一色。东北望则是江南沿海婉约低矮的群

峰连绵。

抬头东望，是石塘山的最高峰尖崖顶，山顶并列着三个碉堡。据考察，十九世纪中期以前，杨柳坑至松门镇礁山港一带全是海域，石塘山是一个完全的海岛。尖崖顶那高高的山尖，是渔船行驶的主要航标之一。站在山顶俯瞰，石塘一览无余；远眺则是一望无际的东海和隘顽湾诸岛。可以想象，这儿绝对是那个年代监察海防前沿的好地方。

山坡坡度不小，但好在并不陡峭，没有嶙峋怪石。沿着前人留下的足迹，即使是没有户外经验的游人也能轻松登顶。

途中，我们见到一条深两三米的壕沟，壕沟内有暗堡，堡内有一个方洞，黑黢黢的，不知有多深。这使我想起了二姐曾告诉我的事。她小学时参加学校组织的九曲城头野炊，回来后就讲述了九曲城头的故事，说那边有碉堡、壕沟和山洞。山洞里有水，解放军就藏在那里打仗。如今亲眼见到壕沟、暗堡和山洞，我倍感亲切，甚至想跳下战壕，进入方洞，感受当年解放军机关枪横扫敌人的情景。

我们登上尖崖顶，走向碉堡，发现碉堡前后壕沟纵横。

随后，我们下尖崖顶，走向九曲城头。九曲城头是“9”字形状的山峰崖壁，因长期遭受风化剥蚀，被雕琢成孤峰绝壁。其间，一块突兀的石峰在峭壁一侧，当地人称其为“仙人杖”。崖壁上凿有各级台阶，被称为“修仙路”。

从山崖顶朝西走，沿途也有深深的壕沟。不同于海上孟良固积谷岛那场耳熟能详的浴血夺岛之战，我不知道尖崖顶的诸多壕沟和碉堡建于何时，又历经了怎样的战火。滚滚红尘可以泯灭壕沟暗堡，但历史的车轮岂能碾压烽火里的面容？

山崖旁边有条不起眼的小路，沿着小路大胆前行，就可以穿越齐腰的草丛、灌木和高过人头的茅草，走到桂香路廊。期间，可以无惊险地零距离亲近大自然，增添一份户外探险的情趣。

路廊是个歇脚的好地方。坐在石凳上，回首向东远望，又可见九曲城头那排迥异奇特、陡直的石崖。这时，又感觉石崖仿佛是侧身而立的巨人们注视着南方。

出路廊往西直走，便可到达麒麟冈头。

麒麟冈头，多么熟悉的山岗啊！冈头三面都是悬崖，雄踞于虾皮冈头上方，好似一只威武霸气的麒麟傲视着苍茫的东海。杜甫说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而我家则是“窗户含麒麟冈头，门泊东海千艘船”。出门就是箬山渔港，抬头便见麒麟冈头。箬山人元宵抬火鼎，传说是因为麒麟山的麒麟喷火。如今，麒麟冈头因其独特的风貌和地理位置，被誉为台州的“里约热内卢”。

记得初三的一个下午，黄恒通老师带我们爬上麒麟冈头。我们围坐成圈，听老师演讲。讲什么我已记不清了，但那天在冈头看见的丁达尔现象却铭记在心。虽已过去几十年，但闭上眼，那壮丽恢弘的景象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：天很高很蓝，落星岛上空彤云层层。阳光穿过云层漫射下来，化为肉眼可见的一束束、一缕缕金色光线。它们或垂直地照射在海面，或斜斜地铺洒在海面，大海泛着金光，像镀上了一层无边的黄金。海浪层层轻轻翻涌，金子碎裂，金光点点闪烁，大海熠熠生辉。云渐散去，一轮红日悬于落星之巅，染红了整片海和整个天空，也把我们染成了“红孩儿”。

站在山巅俯瞰箬山和隘顽湾，那海、那岛、那石屋、那风景依然如故。一条防波大堤连接着落星和鹿头咀。箬山渔港外波涛起伏，玉环风力电站的大风车缓缓转动；渔港内水平如镜，千舟停泊。七彩小箬岛色彩斑斓，天后宫飞檐翘角，琉璃瓦在阳光下闪着莹莹碎光。左侧是鹿头咀和花歪；右侧是外箬，房屋密集如麻，层层叠叠，让人顿悟何为“依山作屋，架海为庐”“层层房屋鱼鳞叠，半依山腰半海滨”这种独特的沿海渔区石屋风格。

每到周末或节假日，游人纷纷来到麒麟冈头看夕阳、看大海。如弹丸般的七彩小岛，或多或少会让人感到满意或失落。而网友则在平台上感慨：唯有麒麟冈和夕阳没有辜负他们。

仙人担山 金鸡鸣石 ——关于“鸡鸣”的传说

冯文华/文

从温岭横山头往东，顺着横淋路走，不远有座山叫鸡鸣山，周边地名、村子也因此都叫鸡鸣。

村口立着一座石质牌坊，牌坊中有一座花岗石公鸡雕像。它头西尾东，神态逼真、气势不凡，脖子直直地伸着，仿佛正在打鸣。看到它，你会想到“雄鸡报晓”，也可能想到李贺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的诗句，还可能联想到唐寅“头上红冠不用裁，满身雪白走将来。平生不敢轻言语，一叫千门万户开”的诗句，敬佩君子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的气度。或许有人会问：此地为何叫鸡鸣，有何来历？

这里留存着一段凄美的传说。其实，鸡鸣山原叫金鸡山，因其山形如报晓的金鸡。

传说都有核心，这个传说的核心就是金鸡山，其他相关“风物”都在附近。

很久以前，天上有几位神仙云游到古称太平、今改温岭的地方。其中一位神仙见此地山清水秀、风光旖旎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很是欣慰。但他凝视一番后对其他神仙说：“可惜啊！”其他神仙不解，忙问缘故。这位神仙说：“你们看，太平天成九龙山，可惜铁场无门关。要是铁场有门关，太平宰相班加班。”众仙仔细一看，果然如此。紫翠、铁场两边山峰林立，像一把连环锁锁住九龙山，但铁场北侧无山阻隔，留了个缺口直通长屿、新河等地，风水泄漏。众仙为此惋惜，觉得应做点什么弥补。于是商定趁人们熟睡、天亮前担几座山过来关好铁场的门。

说干就干，几位神仙从永嘉担来两座山，回奔铁场。快到楼山边上时，突然听到金鸡山方向传来几声清脆的“喔、喔、喔”公鸡啼声。公鸡报晓，预示天快亮了。神仙们一惊，报道天亮前赶到铁场，又觉这是天意，无奈之下，只好就地放下担子。于是，楼山多了两座山，即今天的虎头山和双庙山（也有说是上塘山和铁锣山）。其中，双庙山原本在城东小学边上，因历史变迁，现已不见。

鸡鸣后，神仙们觉得好事不成、心愿难了，千秋功业毁于一旦，气恼不已。有仙随手操起扁担向金鸡山用力打去，只听“呼”的一声，金鸡被打得头破血流、鲜血淋漓。鲜血喷射到楼山、上塘山，至今那山上的泥土还是红色的，那山便叫“鸡血山”。神仙们还不解气，把扁担扔在地上，扔过的地方至今有痕迹，后人称此地

为“横坦”。有个神仙仍不解气，拿起扁担重重向地面墩了一下，留下一个坑，也就是今天的“吞坑”。这些地名都与“鸡鸣”传说相关。

金鸡受伤的鲜血喷洒远山时，也溅到神仙们的腿脚上，染红了他们绑腿的纱布。于是，他们在附近一口水井边清洗纱布，后来这口井就叫“脚纱井”。这口井存续很久，直到横淋线拓宽时才被填埋。如今水井虽消失，但很多当地老人还能准确指出它的位置。另外，公鸡翅膀被神仙扁担打伤后，留下一地“鸡毛”，形成许多碎石片，至今还散布在那里，听说细心的人能找到形如鸡毛的小石片。

“鸡鸣”传说流传很久、很广，人们便将此地名命名为“鸡鸣”，如今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。而永嘉至今还保留着两个大窟窿，人们一直叫它“老山窟”。

后来，鸡鸣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有趣的歌谣：仙人担山到楼山，忽听金鸡啼前滩。喔喔鸡鸣天要亮，铁场依旧无门关。歌谣带着几分遗憾、惋惜！

神仙担山不成，留下千古遗憾，太平地方一直未出过宰相。可转念一想，这“不成”未必不是天意——天不设门，地不设关，人心也自得开阔；不出宰相，却出无数勤劳安稳的晨昏，不也是这片土地的一份悠然与从容么？

传说很神奇，“鸡鸣”有来历。清《嘉庆·太平县志》记载：鸡鸣山，自紫高（皋）西来，左右势皆昂峙，中一带如屏，前与石楼山相对。平地乱石遍布，其一斜耸八九尺，类荆州石。世传仙人欲移此山，塞铁场门泄处，闻天鸡鸣此石上，遂止。故山曰鸡鸣，石即号晓石矣。

还有资料显示：鸡鸣山位于城东街道东北部，海拔159.4米，南起金家村，北至鸡鸣村。东有鸡鸣岭，横淋公路从岭脚穿过。地质结构为凝灰岩，植被以杨梅果树为主。过去温岭有“五月十三卖早酸”之说，所产“鸡鸣早酸”指的就是鸡鸣杨梅，其余为松林、竹园等。

民间传说常与现实元素紧密相连。“鸡鸣”是民间传说，与传说依托的“风物”是现实的。现实元素成就了民间传说，民间传说更扩大了这些元素的影响力。据老一辈人讲，古迹鸡鸣石原有两块被埋在地下，至今尚未找到，给这美丽传说留下一点遗憾。传说虽未圆满，山河却在时间里愈见醇熟；金鸡一鸣，唤醒了无数个平凡的黎明，也让一地风物，在代代口耳之间，获得了比风水更悠长的生命。



我的四十年春运路

舒幼民/文

岁序更迭，年关将至，春运的帷幕又一次拉开。若你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往事还有印象，不妨与我一同回顾。

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，在四十天里，让数十亿人口跨越万水千山。数据显示，今年春运人员流动将达亿人次。这一切，只为了一个家。

把时光倒回到四十年前。作为一名客运司机，我亲历了每个春运的喜悦。春节未到，归心已动。温岭近百万人口，加上几十万外来务工者，要在短短四十天内完成流动，其艰难可想而知。那时只有几条公路，几十辆老旧的客车。人们最怕买不到票。我见过太多人，黄昏就端着小板凳守在售票窗前，在寒风中等待天明。当窗口飘出“卖完了”三个字，一夜的期待瞬间化为冰霜。

当年没有火车、高铁、飞机，更没有私家车，只有汽车站几十辆汽车。无奈只能加班加点，多拉快跑。我记得当年海门（今属椒江）到上海有直达车轮，可载近千人，船号403、404。我们的客车在码头等客轮靠岸，接驳旅客回温岭。看到船靠岸，整船旅客蜂拥而下，激动的心情如久别的孩子回到母亲怀抱，多少人相拥而泣。如今回忆，心里仍酸酸的，好像丢失了许多情怀。

外出经商、在温打工、在外求学、

在外工作的人都要回家过年。不管多难，都要回家。坐着客车、货车、轮船、拖拉机、自行车回家。大家可能没听说过自行车曾参与春运。当年温岭有专供乘坐的自行车，往返于温岭到松门、石塘、大溪、箬横、新河、路桥、泽国等地。骑车人带一位乘客，翻山越岭送其回家过年，辛苦程度可想而知。只要能回家，不管什么交通工具，能上就行。我驾驶的解放牌客车，核载40人，有时连坐带站六七十人是常态。那个年代，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。

看着人们带着大包小行李，想到路途艰难，心中感慨无限。那个年代，刚走出计划经济，物资匮乏。回家过年的人总想多带点东西与家人分享。我见过带几百斤大米、面、油、糖、大豆、土豆回家的，见过带全家被褥、草席、锅碗瓢盆回家的。一票难求，乘车不易，再拖着沉重的行李，艰辛倍增。但为了回家，人们不在乎付出多少。看到家人团聚的喜悦，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。

今天回忆当年春运，深感震撼。但中国人的过年情结根深蒂固、坚韧不拔。不管在国内还是异国他乡，都要想方设法回家过年。这是千年绵延的情怀，是留给我们的根和脉。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“故乡今夜思千

里，霜鬓明朝又一年”……千年流传的诗篇诠释着生生不息的思乡情怀。

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”今天，得益于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和高度发达的交通工具，时空距离越来越短。春运概念在人们心中似乎越来越淡化，回家成了说走就走的事。

走不完的春运路，说不完的春运事。今天，春运仍在，不同的是我们能说走就走，不用再为买票奔忙操心，不用再带着沉重的行李回家过年。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，任你选择。960万平方公里，从大漠戈壁到东南沿海，从千里冰封的北国到春暖花开的海南，从长江上下到长城内外，都能在数小时内到达，家虽远，却近在咫尺。

现代交通从未像今天这样与我们息息相关、朝夕相伴。我们正处于交通飞速发展的时代大潮中，安全、舒适、快捷，让我们感同身受。C919在飞翔，高铁在挺进，大巴在驰骋……它们不只是运输工具，更是一座座移动的桥梁，连接着故乡与他乡、过去与未来、现实与梦想。

春运，是时代递进的一道年轮，铭刻着一个民族对团圆的执着渴望，也折射出一个国家阔步前行的坚实足印。春运让我们从五湖四海回家，又从家出发走向五湖四海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每一次出发与抵达，都在续写着这片土地上关于“家”与“路”的永恒叙事。